

打春

春天的故事

■ 姜炳炎

■ 戴忠群

今年立春，适逢农历腊月十六。正忙年的人们，大多忘记或忽略了它。

立春在二十四节气中排第一位。立春意味着冬季的结束，春季的开始，古代就有“立，建始也；春木之气始至，故谓之立也”的记载。

立春，我们当地俗称“打春”。因为立春既是一个古老的节气，也是一个重大的节日，纪念活动在周朝就有了。中国自古为农业大国，历代封建统治者在这一天都要举行鞭春之礼，象征春耕的开始。因舍不得鞭打真牛，就用泥做了个假牛，用柳条鞭

打，寓意一年有个好的兆头。鞭打春牛，就成了立春的风俗之一。

打春，其实不是去打春天，而是打春牛。鞭打春牛体现了古往今来对农业的重视和对丰收的期盼，更是借此提醒人们要珍惜时光，以获得好收成。

就是这“打春”二字，似乎让世上万物，不等冰雪融化，就已经准备迎接春天的到来了。

尽管从气候上讲，离真正的春天还有一段时间，但春之声就这样悄悄地奏响了。她抱着满腔热情，摆脱了三九严寒的束缚，唤醒了所有萌动的生

命，为日后色彩斑斓的世界细心铺垫着、呵护着。

我漫步河边，用心触摸大自然的细微变化：白天长了，太阳暖了。河里的冰开始融化，流水欢快地从橡皮坝跃下向南奔去。杨柳的树梢似乎泛出了绿意，虽说它绽放吐绿还须时日，但它是报春的使者。玩耍的孩童脱掉了棉衣在嬉闹，全身心地扑入春的怀抱，边跑边背《九九歌》：“五九六九，河边看柳；七九河开，八九燕来；九九加一九，耕牛遍地走。”

就是这“打春”二字，几千年来为勤劳的中国人发扬广大，极其通

俗，极有动感，深得民意。

立春拉开了春天的序幕。冰封在地下生命和活力开始苏醒，开始发芽，开始蓬勃。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，“人勤春来早”等谚语，无不激励我们。春暖花开、春意盎然、春回大地等词语，无不给我们期待和遐想。

在这个日子里，我听到了泥土的声音，她正弹奏着激昂的新春交响；在这个日子里，我听到了流水的声音，她正歌唱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；在这个日子里，我听到了清脆的鞭打春牛声音，她正描绘着五彩缤纷的绚丽画卷。

立春了，有人抒写童话，有人描写爱情，有人歌唱，有人咏诗，有人狂欢，更有人春风得意、享受着春光明媚的大好时光，人们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为春的到来放声高歌。

眼下，春节正向我们满怀深情地走来，按习俗，家人之间相互送件小礼物略表寸心，象征辞旧迎新，幸福如意，现如今，老百姓吃穿不愁，送上一件饱含文化氛围的小礼物更有时代感。腊月十二，我与二位老友结伴去东湖“遛弯儿”，走累了，坐下来休息，老李头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件女儿送的小礼物，是个点歌机，打开开关，摁上99号码，“一九七九年，那是一个春天……”这首热情洋溢的歌曲《春天的故事》从点歌机里飘出来，歌声娓娓动听，令人振奋；这时，老宋从书包里拿出一件儿子买的“宝贝”，当他拧开旋钮，按上数字88，小荧光屏亮起来，评剧名家赵丽蓉出现在屏幕上“春季里开花，十四五六，春打六九头。”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《花为媒》唱段让人眼前浮现出春暖花开、姹紫嫣红的盛景，过年了，送上一台看戏机或点歌机，给春节增添一份高雅艺术色彩，让春的寓意更加含情脉脉，看到这些高科技，让我想起点歌机的“前世今生”。

1965年岁末，我就读的学校春节举办《春的畅想》诗歌故事比赛，我们物理系利用“得天独厚”的条件，“别出心裁”地制作广播剧参赛。我第一次接触实验室里点歌机的“前世”——一台“巨无霸”钢丝录音机，有幸参加物理系的“处女作”《春到海防哨所》，我的“角色”是制造水声，用碗舀水再倒回盆里，好似海水波澜起伏声，当完成广播剧的录制回放时，感受到节目录制还真像那么回事，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录音机的奥妙无穷，制作出的作品还如此妙趣横生，当广播剧夺得诗歌故事比赛第一名时，才真正感到春耕夏耘、春兰秋菊的魅力。

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著名播音员方明朗诵杜甫的《春夜喜雨》在教室里荡气回肠，学生们聆听这“字正腔圆”的诗词，在语文课上能得到如此“待遇”，倍感幸运，这种教学效果事半功倍，这是七十年代初为教学需要，在枣庄二中使用，当时能使用录音机教学的学校也算是“凤毛麟角”。1977年，随着上海玩具厂生产的“葵花牌砖头机”问世，录音教学像雨后春笋般“遍地开花”，方便灵活的录放音功能，使学生们学英语更加方便快捷，为外语听说能力的提高立下了“汗马功劳”。“一块砖”录音机的出现，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，锦上添花。

七十年代末，受港台文化影响，内地文化生活开始丰富起来，那年春节过后，内地公演的香港科幻电影《生死搏斗》将喇叭裤风潮吹进内地，与此同时，摇滚音乐也逐步风靡大江南北，人们可以看到戴哈蟆镜、穿喇叭裤，留一头长发的摇滚青年走在大街小巷，他们手上提着肩扛着四喇叭录音机，不断地播放着邓丽君的经典歌曲《甜蜜蜜》，成为当时的“别样风景线”。老百姓掀起购买“四喇叭燕舞收录机”的热潮，那年春节刚过，一场大雪后，在市中区老百姓百货大楼门前的“枣庄南京路”上，熬夜购买录音机的老百姓排成了长队，盛况空前，四喇叭录音机放声歌唱，春意盎然。

现如今，“点歌机”的“前世”在“风雨飘摇”中“时过境迁”，让突飞猛进的高科技逐渐取而代之。春节临近，年集上水果摊前叫卖声此起彼伏，录音播放器反复播放“过节了，买点水果吧！可甜、可甜、可甜哪！”傍晚，华灯初放，在光明广场，点歌机播放《春风得意贺新年》舞曲，广场大妈们随着“春天到来风景好，五光十色多美妙”的歌声翩翩起舞，那优美的舞姿映衬出春华秋实、国泰民安。

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头一个节气。它象征着新的一年的开始。从这一天一直到立夏这段期间，都被称为春天。

每年2月4日左右立春。但按照气象学常用候温（我国古代5天为一“候”，候温即5天平均气温）10—22℃为春季的标准，黄河流域真正的春天要比立春节气晚一个半月以上。立春与立夏、立秋、立冬一样，都是反映四季更替的节气。立春是一个略带转折色彩的节气，虽说这种转折不是十分明显，但趋势是天气开始回暖，最严寒的时期基本过去，人们开始闻到早春的气息。

今年的立春节气从2月4日开始，到2月18日结束。

立春是24节气之首，所以古代民间都是在“立春”这一天过节，相当于现代的“春节”，阴历正月初一称为“元旦”。1913年（民国二年）7月，袁世凯拟定阴历元旦为“春节”，次年（1914年）起开始实行。自此，夏历岁首称春节，一直相沿至今。故属相应应当从立春开始计算，而不是以正月初一为界。

“立春”只能说春天来了，不能代表新年的第一天，元旦（大年初一）才是新年的第一天。

立春

◆ 节庆

◆ 民俗

句芒神

句芒为春神，即草木神和生命神。句芒的形象是人面鸟身，执规矩，主春事。在周代就有设东堂迎春之事，说明祭句芒由来已久。

浙江地区立春前一日有迎春之举。立春前一日抬着句芒神出城上山，同时祭太岁。太岁为值岁之神，坐守当年，主管当年之休咎，因此民间也多祭之。迎神时

迎春

迎春是立春的重要活动，事先必须做好准备，进行预演，俗称演春。然后才能在立春那天正式迎春。迎春是在立春前一日

多举行有大班鼓吹、抬阁、地戏、秧歌、打牛等活动。从乡村抬进城后，人们夹道聚观，争掷五谷，谓之看迎春。山东迎春祭句芒时，根据句芒的服饰预告当年的气候状况：戴帽则示春暖，光头则示春寒，穿鞋则示春雨多，赤脚则示春雨少。其他地区则贴“春风得意”等年画。广州地区则在立春前后，击鼓驱疫，祈求平安。

进行的，目的是把春天和句芒神接回来。迎春设春官，该职由乞丐担任，或者由娼妓充当，并预告立春之时。

咬春

据汉代崔寔《四民月令》一书记载，我国很早就有“立春日食生菜……取迎新之意”的饮食习俗，而到了明清以后，所谓的“咬春”主要是指在立春日吃萝卜，如明代刘若愚《酌中志·饮食好尚

春卷

春卷也是立春日人们经常食用的一种节庆美食。这种食品是以薄面皮包馅、用油炸制而成。其具体制作方法是：面粉和成浆状，放些许在平底锅，用火烤，时时旋转平锅，制成薄如蝉翼的春卷皮，然后包馅，卷成约二寸长的长筒状，两头以

纪略》载：“至次日立春之时，无贵贱皆嚼萝卜”，名曰“咬春”。清代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亦载：“打春即立春，是日富家多食春饼，妇女等多买萝卜而食之，曰‘咬春’，谓可以却春困也。”

面糊粘住，以浮油煎至外焦里嫩、色香味俱佳。春卷皮一般用麦面，也有用鸡蛋皮、豆腐皮者。至于馅料则分南北两派，北方多用韭菜、豆芽、肉丝等，而江南则多用白菜、肉丝、虾丝、海米、芹菜、豆沙、水果等。

春来豆豉香

■ 李凤高

在我的老家，立春前后一周左右，是腌制豆豉咸菜下缸的日子。一个月前准备的煮黄豆早已发酵成功，只等把萝卜切成小方块，和掰碎的豆块一起下到缸里，再放入盐、姜、花椒等调料，再加少许的水，盖上缸盖，等待豆豉发缸。

发缸的过程中，每天都需要用长把勺子上下搅动一遍，以求均匀发酵，大约经过两周左右，豆豉也就逐渐发缸了。发缸后的豆豉，豆瓣儿特别的香，萝卜块儿清清爽爽，

咸中带甜脆，可口下饭。

今年回家过年，再尝久违了的豆豉咸菜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因为听说和善的奎增嫂，年前到她九十八岁的高龄辞世！虽是喜丧，我心里却有隐隐的痛。

奎增哥嫂是一对特别善良的乡邻。两口子一辈子性情温和，老实巴交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，都热情帮忙。

记得42年前的立春日，母亲领着我到奎增哥家串门。煤油灯点亮如豆，奎增哥没在家。模样

微胖的奎增嫂子，正在案板上切萝卜，为豆豉咸菜备料呢。我们坐在她家的床沿上，奎增嫂一个劲儿让我们吃萝卜，母亲嫌凉不肯吃。九岁的我，却拿自己不当外人，“咔嚓、咔嚓”一顿神吃。恰好那天是立春，权当是啃春了。

萝卜是奎增哥头天中午从窖里取出来的。有红皮的、绿皮的、紫皮的……洗了满满一大盆。我最喜欢吃紫皮的，特别是那种屁股带分岔的，又甜又脆，还不辣，好吃极了！也许当时我总感觉：

别人家的东西都比自己家的东西好的缘故吧，吃了人家许多萝卜的我，仍没有满足感！

母亲和奎增嫂，从村西头的事，一直唠到了河东里的人家，唠起一些有趣的事儿，她们就自由自在地开怀大笑，那笑声飞出草屋，飞出回春的村落……

四十二年后的今春，我回老家过年。品着亲人们精心制作的美味佳肴，我却总忘不了要上一碟豆豉咸菜。春天，品着久违了的豆豉香，还有哪里比故土更加值得依恋的呢？

古城

台儿庄一个寻梦的地方